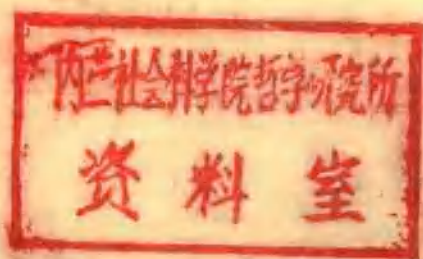


# 哲学年会论文集

ᠠᠨᠠᠭᠤᠯᠤᠰ ᠨᠠᠨᠤ ᠰᠤᠨᠠᠭᠤᠯᠤᠰ ᠰᠤᠨᠠᠭᠤᠯᠤᠰ



内蒙古哲学学会

53  
57  
79

# 目 录

在内蒙古哲学学会一九七九年年会上的讲话

.....内蒙党委常务书记 王 铎 ( 1 )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赵凤岐 ( 12 )

辩证法之史的发展问题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王慎夫 ( 33 )

谈谈“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相互对立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蒙和巴图 ( 41 )

对唯物辩证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商榷

.....内蒙师院 何玉德 ( 63 )

关于辩证逻辑的几个问题

.....内蒙师院 且大有 ( 72 )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吃蜘蛛?

——关于实践检验真理的几个问题

.....呼市警备区 阿 民 ( 79 )

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来源

.....内蒙古大学 侯相林 ( 89 )

科学实践和科学认识方式

——科学认识论和经验认识论之间的对立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满都夫 ( 96 )

浅谈哲学和政治的关系

.....内蒙师院 新 思 ( 103 )

肃清实用主义的流毒摆正哲学和政治关系

.....内蒙工学院 苏 和 ( 109 )

试论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 内蒙大学 周桂苓 ( 112 )

关于过渡时期和当前我国社会性质的问题

..... 内蒙大学 高 寒 ( 118 )

对目前我国社会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一些探讨

..... 内蒙大学 连自昕 ( 125 )

# 在内蒙古哲学学会 一九七九年年会上的讲话

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 王 铎

同志们：

今天，内蒙古哲学学会召开一九七九年年会，检阅一年来的科研成果，开展学术交流，进行哲学理论探讨，这对我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是一个推动，是自治区哲学界的一次盛会，我预祝年会圆满成功。

我讲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 一、思想理论战线的形势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围绕着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的探讨，正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日益走向兴盛。”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也对全国思想理论战线的工作做了充分肯定，他说：“我们党的思想理论队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已经作出了巨大成绩，在三中全会以后也作出了重要成绩，对这些成绩的任何估计不足都是错误的。”这两三年来的思想理论工作，按胡耀邦同志的评价，“是延安整风以来理论工作做得最出色的两年。”这些估计，也符合我区的实际。

粉碎“四人帮”以后，自治区党委集中力量，动员全区各族人民，开展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在政治上揭批、组织上清查的同时，开展了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澄清了许多思想、理论是非，特别是在去年五月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来，在破除现代迷信，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纠正冤、错、假案、落实干部政策，调整农村牧区经济政策，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对于推动全区旗县以上干部及理论宣传战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起了重大作用。为我区取得今天这样的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恢复发展的大好形势创造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这三年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全区各高等院校、各级党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各学会、新闻出版部门和一些实际工作部门，理论研究，学术讨论的空气越来越浓厚，经济学界在讨论生产的目的，文艺界讨论“歌德”与“缺德”，历史学界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哲学界以及全区都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总之，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为之一扫，迎来了社会科学的春天，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

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占基础地位，哲学工作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和思想路线问题的。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来指导。哲学的繁荣和发展，是实现四化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它极大地影响着四化的进程和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具有以往任何旧哲学所没有的特点，它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要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唯物论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毛主席生前号召我们，要对哲学有兴趣，养成学哲学的习惯。“这个东西没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我们要学好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这一点已明确地写进了党章的总纲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集中体现在它是解决思想路线、解决党的指导思想问题的。

但是，在林彪、“四人帮”十年浩劫期间，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哲学工

作遭到一场大灾难，广大哲学理论工作者受到极大摧残，思想理论上造成了许多混乱。他们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理论和实践、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无限夸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制造现代迷信，煽动极左思潮，大搞实用主义。否定实践标准，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否定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林彪“四人帮”把哲学变成了“整人哲学”，归结为一个“斗”字，“一分为二”就是“对着干”，用他们制造的所谓阶级斗争，去决定一切，代替一切，冲击一切，打倒一切。真是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的哲学理论工作，极大地阻碍了哲学理论事业的发展。建国三十年了，在理论战线上，真正能站得住脚，经得起实践检验，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哲学论著，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就是过去认为代表我们中国水平的“九评”，现在看来问题也不少，有很多极左的东西，主观主义的分析，最近中宣部提出对“九评”做一些清理，当然也有一些正确的论断。《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基本上还能站得住脚。一种理论是不是科学，不是自己说了算，要由实践来检验。我们的哲学理论工作，在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下，是有不少教训的，大家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总结。如理论工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变成了一种新的“经学”，只能做一些注释和转述工作，没有什么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注释工作是必要的，但不是理论工作的唯一任务。只搞注解，不去研究新问题，就谈不上理论的发展。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任何人都不能用任何形式加以垄断和固定化。再如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这次年会讨论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关系到哲学工作的方向。我希望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它是要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同时也要为一定的政治服务。但是怎样才是为政治服务？过去，哲学只是做现行政策的论证工具，只围绕着现行政策转，这是有片面性的。哲学做为世界观的科学，它要通过对客观规律的揭示，为我们党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要用哲学指导我们的实践，这是最根本的为政治服务。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有它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要强调它的科学性，要搞好自身的基本原理的研究，否则就谈不上

为其他领域服务。还有一个教训，就是哲学要繁荣和发展，必须开展自由讨论，不能用政治批判去代替学术研究，更不能组织围剿去压制不同意见。对学术工作只能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五十年代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孙冶方的“计划经济要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观点，六十年代李平心提出必须研究生产力问题等，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批判，完全离开了“百家争鸣”的方针。过去哲学战线上的所谓三次大论战，实际成了三次政治大批判，组织大围剿，这种搞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已对杨献珍等同志平反昭雪，当然理论是非还可以继续讨论，如“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我们这里也可以继续讨论，但一定要根除那种动不动就给人扣政治帽子的恶习。

由于林彪“四人帮”及那个没有理论著作的“理论权威”的破坏，哲学理论工作失去了科学性，群众说我们搞思想理论工作者是姓“吕”，两张嘴，翻来复去都有理，哲学本来是使人们聪明的学问，结果变成了愚昧人民的工具。这样的理论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自己也感到苦恼，有的还想改行，不吃理论这碗饭了。这不能责怪理论工作者，是一定的主客条件造成的。我倒不是为顺风“打旗”，闻“风”立论的“风派理论家”辩护。群众反对和讨厌的，不是理论宣传工作本身，而是林彪“四人帮”那套理论宣传，是对他们歪曲真理、愚弄人民的一种不满和反抗。我们的理论宣传，真正能为群众谋利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思想理论上真正得到提高。理论宣传工作就一定会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的。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有的同志认为，理论工作“不吃香”了，搞四个现代化，靠的是科学技术和业务工作，理论宣传可有可无，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在新时期的重要作用和艰巨任务，牢固地树立做好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我们搞理论工作开辟了广阔天地，是我们进行创造性理论研究的丰富源泉，我们有崇高的责任去探索，去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作出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抽象。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也是大有作为的。

现在有一些人，特别是青年当中，产生了一种“信仰危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灵不灵？好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时行了一阵子，现在不那么时行了。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们理论工作者要进行分析。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是马列主义本身出了毛病吗？不是的。我的看法是，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一个是由于林彪“四人帮”践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现代迷信，提倡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带来的恶果。林彪“四人帮”干坏事打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有些人就把账记到了马列主义头上，说什么“危机”等等，其实是没有把“四人帮”那套东西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一个是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在实践中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这个原因和责任不能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去寻找，而恰恰是我们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带来的后果。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而哲学社会科学还没有相应地做出理论概括，而唯心主义哲学家却抓住这些新情况经过歪曲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于是一些人产生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怀疑。正如二十世纪初所谓“物理学危机”那样，由于电子、放射性元素镭的发现，给原子不可分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自然观打开了缺口，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当时没有及时给予科学的解释，而物理学唯心主义以“物质消灭了”的结论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后来列宁对此作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回答。物理学的新发现，并不是什么危机，而是孕育着新的突破。现代高能物理学，已深入到第四层次，（第一层次是原子、第二层次是原子核，第三层次是基本粒子，第四层次是层子）遇到了“夸克”禁闭的问题。即“夸克”被禁闭在强子内部，用现代实验手段，还观察不到单独的“夸克”。但是，夸克究竟是永远被禁闭，还是能单独分离出来，这只能由未来科学实践作出回答。丁肇中等人最近发现了“胶子”，证明了“夸克”的存在。随着科学的发展，必将进一步揭示微观世界的奥秘，进一步证明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不能因夸克禁闭就说高能物理“危机”了。又如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面前提出了认识论的新课题，即

人脑和电脑的关系问题。西方利用这个东西搞唯心主义，提出电子计算机可以全部代替人的思维，甚至要把人变为机器的奴隶。我们如做不出科学的说明，人家就说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危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今天确实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考验。资本主义发展到现阶段，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提出了不少新问题，有待我们理论工作者给予科学的回答，这一工作跟不上就会被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家利用。马克思主义要在不断研究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中丰富和发展。我们一定要坚定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念。我们要破除的是迷信，不是科学，科学的信念是不能动摇的。

## 二、在新的历史时期哲学理论工作者的任务

第一，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后，理论工作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理论工作者唯一正确的方针。

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是新的历史时期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也是最大的政治，我们搞哲学理论工作要结合实际，这就是最大的实际。我们要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探求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要分析研究四化建设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出科学的哲学论证。我国的两个基本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不能离开这一特殊国情。有不少同志问，中国的现代化是不是降低现代化的标准，来个“瓜菜代”呢？不是的。我们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搞现代化。我国有九亿六千万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搞现代化可以减少劳动力，但大批人需要就业，四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而九亿人要改善生活。这里就有个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积累过高，就要对人民生活欠帐。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消费的需要，不明确这个目的，就根本背离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而在我们这样一个底子薄的国家，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一件非常艰巨的难事。陈云同志最近说，从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来说，通过全党、全国人民努力，我们在本世纪末是一定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并说他对这一点是充满信心

的。我们这么多人口，要达到那时候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是不容易的。能够达到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就不错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要提高。陈云同志要我们把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和生活水平的现代化区别开来。他说，毫无疑问，我国人民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生活水平是会有很大提高的，但是要达到当时最发达的国家的水平，那还是困难的。这一点我们应当搞清楚。去年我国粮食产量是六千亿斤，这个数字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二位。但全国人均粮食才六百来斤，有一亿四千万农民还吃不饱肚子，还要进口一部分粮食。我国有四十三亿亩草原，马驴骡占世界首位，生猪占世界一半，牛羊头数也名列世界前茅，但全国平均，每人的持肉量占世界第108位。去年增加了点工资，就多开支四十多个亿，给农产品提了点价是六十多个亿，合起来就是一百个亿。这在一个小国，就了不起了，但对我们这个大国来讲，生活的改善是很小的。我们的国民收入在全世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中排在一百二十几位，要普遍地改善生活，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要下决心，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搞经济改革，调整比例关系，进行现代化建设，都要从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出发，解决了这个目的性问题，其他一系列关系问题才能得到合理解决。

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如何实现四化？怎样把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如何根据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进行四化建设，这里有许多需要研究探索的新问题。自治区党委提出了“以牧为主，农牧林结合，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25字生产建设方针，要把我区建设成为国家的稳定优质高产的畜牧业基地。这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制定的一个符合自治区实际的战略性方针。我区发展畜牧业的潜力很大，有13亿亩草原，近四千万头牲畜，居全国首位。又有地处亚寒带无霜期短，降雨量少，风沙大，绝大多数地区宜牧不宜农的地区特点。实行“以牧为主”，也适应我区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有从事畜牧业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民族特点，这是我区一项重大的经济结构的改革，它对改变我们的食物构成，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消灭事实上的不平等将创

造有利条件。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饲养业的比重超过了种植业，我们不能抱着金碗讨饭。在处理农、牧、林关系中有不少辩证法问题。既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别，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搞单打一，是形而上学。不从实际出发，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结果“地越种越瘦，路越走越窄，人越来越穷。”违背了自然规律，破坏了生态平衡，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的。在执行“以牧为主”的实践中，会遇到不少哲学问题的，希望大家去研究。

第二，要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当前有哪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呢？同志们可以讨论，至少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搞清：一，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这个问题是不是搞清楚了？我看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但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解释，实际上把斗争对象、斗争的方针、方法都搞错了，伤害了四千万人，株连了一亿人。现在是不是就弄明白了呢？这是个复杂的问题，要认真研究，弄不好就会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当成修正主义。有人把三中全会的路线看成是修正主义，理由是“丢纲离线”，即丢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离了基本路线。如果搞不清什么是修正主义，就有可能成为上述那种极左思潮的俘虏。叶帅在国庆讲话中，对修正主义有个提法，叫做对内压迫人民，对外搞霸权主义。这是从政治上讲的。从理论上讲，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要搞清楚。基本原理还发展不发展，有些基本原理有没有可能转化为非基本原理，这些问题要研究，如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引用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话到底应该怎么理解？不清红皂白，不看实际情况，乱造一通，行吗？“打倒帝修反”这个口号，从十大、十一大已经收起来了。这个口号的意思，实际成了打倒全世界。林彪说，越孤立越好，光荣的孤立。远的，近的，不是“修”就是“反”，打倒帝修反，一直到今天，打倒了几个？要打倒也得靠本国人民自己起来革命，不能靠我们去“越俎代庖”。第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垄断资产阶级实行了改良主义措

施，实际上是让步政策，工人的实际工资有了较大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有一个震撼世界资本主义统治基础的严重经济危机。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还不存在直接的革命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宣传暴力革命，至少在现代西欧一些国家是行不通的。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要做长期的积蓄革命力量的工作。我们能不能简单地以不提暴力革命这一点就判定是搞修正主义呢？我们在“三评”里曾把南斯拉夫搞工人自治当修正主义批，实践证明是批错了。总之，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定要研究清楚。

二、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我们搞了三十年社会主义，到今天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不少人居然成了问题，说起来是个笑话。但这是个事实。农村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割到了社会主义头上。因为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当我们党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时，有人竟把养一只老母鸡，种一分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道路，这说明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界限至今还没闹清。现在理论界讨论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有些同志就以马克思设想的“一公三无”（单一的公有制，无阶级，无商品生产，无货币交换）为社会主义标准。否定我国现在已进入社会主义，认为我国现在仍然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叶帅在讲话中提到：“我们消灭了剥削制度，改造了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度，全面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科学的论断。从这里可以看出进入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当然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水平是不高的，或者叫不发达的，但不能否定我国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等问题，也需要我们好好研究，不能说人们对这些重大问题都搞清楚了，理论工作者在这方面的任务还是很重的。

第三，在哲学理论上，也有一些基本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看，这个问题有再教育的必要，也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什么是认识论的唯物论，什么是认识论的辩证法，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在实践标准问题上，如何与实用主义、机械唯物论和经验论划清界限，实践标准与理论指导的关系怎么看，这些问题有的还没有从理论上讲透。在辩证法方面，关于基本规律问题，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问题，范畴问题等等也要进一步研究。历史唯物论方面，特别是上层建筑的理论问题很多，大家要进行深入的探讨。总之，拨乱反正的工作要继续做，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教育，要有新的大众哲学，哲学的解放会带来哲学的普及。

在我们内蒙的哲学界，也有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进行蒙古族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和编著工作，这是列入国家哲学科研规划的重点项目。于光远同志有个批件，说：“这件事我同意做。不懂就学，中国哲学史不能只是汉族的哲学史。请内蒙社会科学院主持好，我积极支持。”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国哲学史只有汉族哲学史是不正常的。研究蒙古族及其它少数民族哲学史，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工作，任务很艰巨，过去一提民族问题，只包括民族学，民族政策，民族语言历史，唯独没有民族哲学。是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吗？我看不是，主要是没有人去发掘、整理、研究。这个任务很繁重，单靠一个哲学所是承担不起的。要协同作战。必要时可以请懂古藏文、古蒙文的老活佛、老喇嘛协助，下功夫把这个空白填补起来。这对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反对大汉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增强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以及进行国际交流，增强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都有重要意义。

### 三、对学会的几点希望

哲学社会科学学会，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它的基本任务是十

二个字：“组织、动员、研究、宣传、普及和提高。”也就是要把本地区的理论队伍组织动员起来，开展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为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希望学会工作要积极、主动、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多出成果，多出人才。现在有个说法叫“世界第四危机”，也即人才危机。我们的理论队伍也有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问题。要有学术带头人，骨干和新生力量，注意培养后起之秀。人才的潜力是很大的，关键是要有伯乐的眼力，要善于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发现、举荐、培养人才。要破除封建的门第之见和论资排辈的思想，老一辈理论工作者，更有责任带好徒弟，指导青年尽快地成长起来。

各级党委要关心理论工作，按照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去领导学术工作。坚定地、长期地实行“放”的方针。在学术上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要机械地去强制性地统一意见，要允许犯错误，允许失败，允许保留意见，也允许申辩。在科研领域，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没有一贯正确的英雄，科研是一种探索性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劳动，要鼓励独立思考，提出独到见解，提倡只服从真理。真理在谁手里，要由实践来证明。

最后，希望学会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抓好。搞哲学的应走在前面，把这场讨论普及、深入地开展起来。现在仍有人说，还要补课，还嫌乱得不够？你们到底是检验谁？检验来检验去还不是把毛主席检掉了，你们想干什么？这是一种糊涂的认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想干什么？想破除现代迷信，解放思想；想恢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信仰；想重新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一句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看来，这场讨论必须深入下去，否则，党的政治路线就贯彻不下去。

现在，文艺界在迎接一个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新时期，哲学也要出现一个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希望同志们刻苦钻研，紧张工作，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研究成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大的贡献！

#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主任赵凤岐  
同志在自治区哲学年会上的学术报告

今天，参加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七九年哲学年会，感到非常高兴，对自己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几天来，听了许多同志的发言，很有启发和教益。大会主席团和同志们一定要我讲一讲，我没有来得及很好准备，只想就几个理论问题讲点个人看法。在讲到有关的理论问题时，也联系过去在理论宣传中的经验教训谈点个人意见。这些看法或意见，都是很粗浅、片断和零碎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讲出来，是为了和同志们交换意见，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问题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基础，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问世一百多年来也经历着实在的历史。正确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这里同样存在着一个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发展的研究中引出应有的结论，还是从某种先验的原则出发，按着一定的模式或框框去割断、裁剪历史的问题。显然，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论。

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观点，即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由于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限制”，没有、也不可能对唯物辩证法各条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考察，不了解辩证法的各规律在整个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没有指出哪一条规律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规律，因而也就不懂得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更有的说，列宁虽然提出了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这样的论断，但是他没有很好地说明和发挥，而只有到了毛泽东思想阶段才进行了说明和发挥，因而才真正懂得了辩证法的实质。如此等等，各种论法的用语不同，表达方式亦不尽相同，但思路相同，根本观点相同，都是说马克思恩格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实际上他们都不懂辩证法的实质，至少是不甚懂得辩证法的实质。

这种观点对吗？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始人竟然不懂得辩证法的实质，这说得通吗？说马、恩由于受到某种“限制”、因而就不懂得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性，这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吗？我认为，这些说法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从根本上说，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考虑到有关的一些说法由来已久，大约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已经有了，例如那时有的同志在讲到哲学发展时就存在着一些不准确、不科学的讲法，譬如一些讲

法中就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似乎马、恩也好，列宁也好，讲哲学就只是讲了唯物论，对于辩证法则没有怎么讲，或者讲得很不够，而发展辩证法则我们时代的任务；显然，辩证法也就被大大地发展了。辩证法有没有发展呢？当然是有发展的。可惜，在一些简单化的讲法中，对于真正的发展并没有作出科学的分析和令人信服的论证。而为了讲“发展”，为了突出这种“发展”，竟有时对于历史作了并不正确的叙述，甚至对马列有所贬低的情况，则是必须记取的一个历史教训。后来，上述一些说法逐渐流传开来。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则利用我们理论宣传中的失误，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作了恶性发展，把事情推向了极端。他们肆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蓄意制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对立，别有用心地抛出了三个里程碑的公式，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叶剑英同志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马列主义是在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的，无论是谁都不能用任何形式加以垄断和固定化。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sup>①</sup>这里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发展的，这个论断极其重要。这也正是这一科学思想体系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如果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它加以垄断，使之僵化，不再发展，那就要窒息它的生命力。林彪、“四人帮”是用“拥抱”的办法，以“歌颂”、“赞扬”的形式来毁坏毛泽东思想的声誉。他们大搞现代迷信，妄图通过现代教条主义的形式把毛泽东思想加以垄断和使之固定化，想从根本上窒息它的生命力。为此，他们割断历史，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而又对立起来，按他们的逻辑，回头看，那是茫茫一片，“一纸空文”，似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什么也没有留下；说“发展”，到今天那是达到了“顶峰”，人的认识已经有了绝对的最终性质，从此再也不能有什么发展了，人们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发呆以外，就再也无事可做了。

恩格斯说，原则不是出发点，而是研究终了的结果；不能让现实和历史去适应原则，而应从现实中引出原则。恩格斯所讲的是指一般原则。就是说，即使是正确的原则，也不能把它当作研究的出发点。如果把原则变为某种模式或框框，用来套这套那，不是从对历史和现实的研究中引出结论，而是按着某种先验的模式以不变应万变，那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回顾前些年的历史，先是提出了几个里程碑，有马恩阶段，列宁阶段，毛泽东阶段等等，每一阶段如何如何，等等。其特点是，不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作历史地考察，根据事实 and 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和引出结论，而是把三个里程碑变成了先验的原则、格式，然后再随心所欲地用一些东西去填补它。甚至为了突出、夸大后来的“发展”，不惜采用贬低前人借以抬高后人的办法。林彪、“四人帮”这样搞，那完全是别有用心。针对林彪的这种搞法，毛泽东同志曾尖锐地给以批判，明确指出：我党多年不宣传马列，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以至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这个教训极为深刻。

值得注意的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些文章或著作中，有的同志仍然在说马克思恩格斯由于受到各种“限制”，因而对于辩证法的几个规律之间的内部联系没有来得及加以考察，因而也就没有弄清楚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地位，不懂得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我认为，这些说法是很难成立的。

---

①《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首先，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始人不懂辩证法的实质，这在道理上根本讲不通。我们说，哲学上讲的所谓懂或不懂，当然是指懂不懂某一事物的性质、它的实质。说马、恩不懂辩证法的实质，这等于说他们实质上不懂辩证法。这是很难讲得通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吸收了它的合理内核，并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那么，关于辩证法的几个规律以及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思想体系中所处的地位，黑格尔是怎么看的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又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有的同志引用了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的这段话：“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其矛盾着的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辩证法的本质之一，如果不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那末也是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①列宁的这个论断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不能以列宁的这段话用来“证明”马、恩不懂辩证法的实质的根据。实际上，在上引那段话后边，列宁紧接着就说：“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作为辩证法家的黑格尔不仅讲了辩证法的主要规律，而且他也极其重视统一的重要性。读过黑格尔著作的人都不难了解，在他的一些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逻辑学》中，对立统一的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这个思想是同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交织在一起的。1868年五月马克思在给约·狄慈根的一封信中曾说：“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②正因为它具有神秘的形式，所以马克思说“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1865年三月，恩格斯在给阿·朗格的信中也说：“让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细节中有荒谬的东西，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的真正的自然哲学是在《逻辑学》第二册即本质论中，这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③我们知道，黑格尔在其逻辑学的本质论中讲的恰恰就是对立统一规律。恩格斯对此极其重视，说这是他的“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恩格斯还反复多次地讲到过这个问题，说黑格尔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本质论”是他的《逻辑学》中的“主要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恩格斯曾提示人们说：“主要部分”是《本质论》，因为在这里黑格尔“揭示了抽象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刚想抓住一个方面，它就悄悄地转化为另一个方面，如此等等。”④马克思在讲到黑格尔一向很重视对立统一规律时还说：“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语是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象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和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⑤这里所讲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基本奥秘之一”，不可移易的“真理”、不能漠视的“定理”等等，都是黑格尔“一向认为”的基本观点，是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极深刻极重要的部分。马克思用最明确的语言肯定了这一点。这和恩格斯所肯定的黑格尔讲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本质论》，是“主要部分”、“最重要的部分”，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等等，是完全一

①《哲学笔记》第362页

②《马恩全集》第32卷，第535页

③《马恩全集》第31卷，第471页

④《马恩全集》第38卷，第202页

⑤《马恩全集》第九卷，第109页

致的。那么，对立统一规律在黑格尔哲学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黑格尔很重视这个规律；否定了对立统一的思想及其在黑格尔哲学中的重要地位，那就无异于从根本上否定了他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对立统一规律及其在黑格尔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甚至说它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那么，怎么能够设想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反而不懂得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性，不懂得它的“核心”地位等等呢？难道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始人对黑格尔哲学改造的结果竟然把对立统一这个最重要的思想“改造”掉了？如果硬是要那样讲，那岂不是说马、恩非但没有前进，反而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后退了吗？

有的同志为了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弄清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三条规律中的重要地位，还引用了恩格斯自己的一句话来加以“证明”。的确，恩格斯确实说过对辩证法的几个规律的相互的内部联系“不能详细地考察”这样的话。但是以此来作上述“论证”也是站不稳的。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把恩格斯整段话的原文引述如下：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想表明辩证的规律是自然界的现实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的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因此我们不能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的内部联系。”<sup>①</sup>

这段话出自恩格斯的一篇论文。他说得很清楚：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只想说明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所以对几个规律相互间的内部联系也就“不能详细地考察”了。一段话总有它的完整性，一篇文章也总有它所要说明的具体问题和所承担的具体任务。由于在这里不想写辩证法的手册，所以也就没有对几个规律间的关系详加考察；而在一篇文章中未加详细考察过的东西，并不等于在另外的地方就没有考察过。其实，恩格斯在这同一篇文章中首先就讲到了辩证法的三条规律，并且说：所有这三个规律都被黑格尔在其唯心论的形式下只当作思维规律而阐述过了。并明确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在他的“逻辑学”的第二部分即“本质论”部分中讲的。恩格斯说，对立统一规律“占据了他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本质论”。<sup>②</sup>恩格斯在同一个地方讲到否定之否定规律时，虽然用了“根本规律”的说法，但那是就黑格尔用三段式构造其“整个体系”的意义上讲的，并不是就三个规律之间何者更根本、更重要的意义上讲的。联系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体系以及马、恩对黑格尔哲学的整个评论来看，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性、它所占的重要地位，是毫无疑义的。所以，抓住恩格斯的一句话用来“证明”似乎恩格斯自己就没有对三个规律考察过，因而也就不懂得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性等等，是站不住脚的。由此出发，断言马、恩不懂辩证法的实质也是站不住的。此其一。

第二，说马恩不懂辩证法的实质或核心的同志，还往往在一些所谓提法上兜圈子，他们引证列宁关于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论断，用以证明马、恩没有类似的提法，因而也就说明马、恩不懂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等等。其实，就提法而论，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不乏类似的提法的。例如马克思就说过：“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sup>③</sup>这里，讲了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而且也讲

①《自然辩证法》第40页。重点是我加的，表示常常被人们引用的句子。

②《自然辩证法》第39页

③《马恩全集》第一卷第111页。